

看不见的和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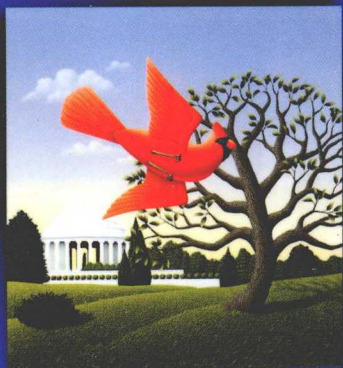
BP20-53
3

〔印度〕雷蒙·潘尼卡 著
王志成 思竹 译

默观与责任文集

Invisible Harmony

Essays on Contemplation & Responsibil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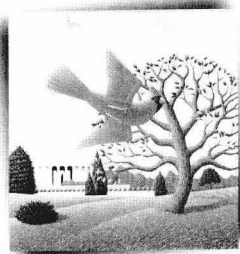
宗教文化出版社

Invisible Harmony

Essays on Contemplation & Responsibility

看不见的和谐

默观与责任文集



〔印度〕雷蒙·潘尼卡 著
王志成 思竹 译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看不见的和谐——默观与责任文集/[印度]雷蒙·潘尼卡著,王志成 思竹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

ISBN 7-80123-692-0

I. 生... II. ①库... ②王... ③朱 III. 日常生活社会学 IV. C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8430 号

看不见的和谐——默观与责任文集

[印度]雷蒙·潘尼卡 著

王志成 思竹 译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11(编辑部)

责任编辑: 王志宏

印 刷: 北京秋豪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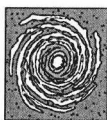
版本记录: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10.5 印张 260 千字

2005 年 8 月第 2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 7-80123-692-0/B·285

定 价: 22.00 元



第二轴心时代文丛

The Second Axial Age Series

策划/王志宏 主编/王志成 陈红星 副主编/思竹 韩松

总 序

当今世界的种种迹象让我们相信,我们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与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二世纪的“轴心时代”相提并论,可誉之为“第二轴心时代”(the Second Axial Age)。

在雅思贝斯首先提出的“轴心时代”,世上出现了很多光耀千古的宗教界或哲学界伟人,例如在古希腊有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人,在巴勒斯坦有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等先知,在伊朗有祆教的开创者琐罗亚斯德,在中国则诞生了孔子、老子、庄子等诸子百家,在印度,佛陀释迦牟尼降生……他们几乎同时而相互隔绝地在世界各地涌现。借用雅思贝斯的话说:“这个时代产生了直至今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仍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人通过反思“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我和自我的限度”。雅思贝斯把人类这些全面的改革称为“精神化”。

而我们这个时代,似乎也正在酝酿一系列巨大的变革。已有人把这个时代称为“全球时代”(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也有人称之为以电脑技术为

标志的“第五文明时期”(威廉·麦戈伊:《文明的五个纪元》)。这两个称呼恰如其分地点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相互关联的两大特征:一是人类生活全面的全球化,二是高科技渗透和支配人的日常生活。前者很大程度是由发达的交通和通讯技术带来的结果,后者的普及把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联为一体,把人类社会生活融为一体。

但事情并不停留至此:我们这个时代还有一个甚至更加意味深长的特征,那就是雷蒙·潘尼卡所称的“多元论困境”,或者池田大作所说的“负面重力”。他们觉察到全球化生活给现代人的生存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张力或危机,生态危机、能源危机、核威慑,都是这种危机的表达。从消极方面说,这种危机使人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很有可能招致全球毁灭;但从积极方面说,这却将迫使人不得不跳出个体、国家、民族、种族的框框,尝试从一种全球意识出发,立足于全人类的利益考虑问题和采取行动。

- 2 由这三个特征,我们可以预想另一个轴心时代,另一个将全盘转变人类生活的时代,对它,“第二轴心时代”是一个准确而合适的名字。

综观第二轴心时代在人类意识领域的一系列“轴心式转变”,我们可以捕捉到这样一些新意识:全球意识、生态意识、女性意识、对话意识、跨文化意识、非实在论(或非本质主义、非基础主义)意识、亲证(生活)意识等等。这些意识事实上并非全都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相反,可以说它们大多在之前的人类历史中就已经以某种形式存在,只是处于压抑状态或边缘地位,但在今天特定的现实状况下,它们得以突现出来并得到了发展。从深层次来看,第二轴心时代的来临并非空穴来风,它的种种新元

素并非仅仅在今天才有。毋宁说,这些元素只是在今天获得了一个凯遯斯(kairos),一个特别合适的契机;它们的涌现既偶然又必然。

第二轴心时代的凯遯斯在客观条件上已经十分成熟,但其主观条件,从目前来看却是大大滞后。旧生活的惯性极大,即便在重重迫在眉睫的压力之下,人类还是倾向于不管不顾地按照旧模式、老方式生活下去。

为了真正开启一个新时代,我们需要一场自觉的精神运动。属于第二轴心时代的一些新意识,如前面所提的全球意识、生态意识、女性意识、对话意识、跨文化意识、非实在论(或非本质主义、非基础主义)意识、亲证(生活)意识,今天在文学、宗教、哲学、社会学等各个知识领域都已有不少表达。在中国,就文化学及宗教学领域而言,中国人民大学的何光沪、杨慧林,北京大学的汤一介、乐黛云,浙江大学的王志成、思竹等,在诸宗教/文化的对话、关系和未来等主题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近年来,宗教文化出版社与浙江大学的王志成和思竹等人的合作,已出版宗教学的几部重要著作,如“宗教间对话之父”、跨文化研究的倡导者雷蒙·潘尼卡的《宗教内对话》,非实在论宗教哲学家唐·库比特的《上帝之后》、《空与光明》,普世神学家保罗·尼特的《一个地球多种宗教》,等等。

然而,我们越来越感到,我们的行动还需要一种更大的热情、一个更明确的主题。这时一个事件的发生启发了我们:2004年3月,世界一批学者在美国时代广场召开一次特殊的会议,名为“第二轴心时代犹太—基督教的未来”,为迎接第二轴心时代而对我们人类的生态要务、伦理要务、信仰形态、智慧形式等

进行全面的讨论。在此背景下,浙江大学和宗教文化出版社决定合作推出一套丛书,并命之为“第二轴心时代文丛”!我们的目标是:希望以“第二轴心时代”一语引起人们对这个时代全面的重新审视和评估,唤起人们以一种新的、迎接的目光打量这个时代,并以一种合适的、相应的方式回应她的挑战,最终促成这个时代的诞生和成长。

第二轴心时代对我们而言仍是一个开放的、有待创造的时代,其具体形态如何依然是未知的。因此,此套丛书也是尽可能开放,容纳对这个时代的种种预想、揣测和回应。事实上,她本身既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又是这个时代的参与者和创造者。

愿她与时代共成长!

是为序。

浙江大学

宗教文化出版社

二零零五年三月八日

中文版序言

雷蒙·潘尼卡是当代杰出的原创哲学家、神学家、佛学家、印度学家、跨文化研究的倡导者和“宗教对话之父”。他通晓十一种语言,其中包括梵文、巴利文、希腊文、拉丁文,用七种语言写作,至今已经出版五十余部著作。

《看不见的和谐——默观与责任文集》是一部论文集。潘尼卡的主要洞见都可见诸本书。在该书中就默观、人权、真理、多元论、哲学与革命的关系、人的意识、宇宙性信心、宗教多元论、文化间哲学等提出警世洞见。

他告诉我们,当今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形势迫使我们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关于人以及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的观念。

我们感到该书关于东西方人权的思想、多元论思想、文化间哲学思想、对普遍理论的质疑等将会引起知识界的关注。因为它们对我们理解自己和世界、对于学术研究的某些倾向和方法将具有纠偏的作用。

感谢潘尼卡对我们一直来的关心和肯定,感谢他慷慨地将他的著作之中文版权免费转让给我们。我们希望他的这部书能够成为一部在你一生中最有启发的书之一。

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在这次再版中增加了第十章和第十

一章。希望这增加的内容对我国宗教间对话、文化间对话具有参考价值。

本书的翻译和出版得到浙江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基地的支持,特此感谢。

王志成博士

二零零五年六月一日

E-mail: dezxs@126.com

导 论

哈里·詹姆斯·卡格斯^①

认识到雷蒙·潘尼卡的迫切心情很重要,他的观点都是在这种心情下阐述的。正如他在他那部内容最综合的书中所写的:“我确信我们都生活在人类的危急处境之中,它不允许我们在任何无关紧要的事上自娱。但我同样确信,恰恰因为人类处境的严峻性,短期的解决方案和技术上的权宜之计都将无济于事。”^② 他的态度或许在他追求完美时对理想修士的描述中得到了最好的说明:“所有不是阶梯的都被忽视;所有不是道路的都成泡影。”^③ 潘尼卡是一名天主教神父,也是一名印度教徒、佛教徒和世俗主义者。他于 1918 年生于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母亲是天主教徒,父亲来自印度,曾是印度独立运动的领袖之一。潘尼卡先生^④ 谦卑地离开他的祖国,因为他看到穆罕达斯·甘地

导
论

① Harry James Cargas, 美国韦伯特大学文学与语言教授, 著有《奥斯威辛的阴影》。——译注

② Raimundo Panikkar, *Myth, Faith and Hermeneutics*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79), p. 2

③ Raimundo Panikkar, *Blessed Simplicity*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82), p. 10.

④ 指雷蒙·潘尼卡的父亲。——译注

(Mohandas Gandhi)为印度摆脱英殖民统治而作的努力可能会白费,倘若他在政治上继续活跃的话。^①因而,雷蒙在双重传统——天主教和印度教传统——中长大,后来又为佛教和世俗主义所吸引。这使得他在一个独特的位置上实践他自己的解释学规则:我们对他人的描述应达到这样的地步,即做到他^②能从中认出自己。^③潘尼卡这位处于多文化中的人,能作这样的描述,真令人惊叹。他能用十一种语言进行自由沟通,用七种语言写作!这就说明了他是从许多文化内部熟悉它们的。他是一个印度公民,自从他于1987年从圣巴巴拉(Santa Barbara)加利福尼亚大学退休后(在此之前他是该校的宗教研究教授),半年时间在印度,半年时间在西班牙。1946年他在马德里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这是他所获得的三个博士学位中的头一个,在进入马德里大学之前他也于波恩大学和巴塞罗那大学学习过。12年后在马德里大学获理学博士学位,1961年在罗马拉特兰大学获神学博士学位。他在全世界100多所大学讲过学,并在哈佛大学、美国协和神学院、社会研究国际大学(罗马)、邦加罗尔联合神学院、马德里神学院工作,另外,从1971年至1987年在(圣巴巴拉)加利福尼亚大学工作。潘尼卡已出版40部著作,发表大约300篇重要论文,他还是许多国家的许多杂志和百科全书的编委会成员。

在潘尼卡撰写的论文和著作中,许多主题一再出现。其中

①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的儿子告诉我,他父亲曾邀请潘尼卡先生加入其“内阁”,但老潘尼拒绝了。

② 在几个场合,潘尼卡解释说,他使用的这一阳性代词是通称。例如见 *Myth*, pp. 12-13; *Simplicity*, pp. 10-11, 也可见本书第一、二、四章的注3。

③ 在我们的对话中说的。

包括相互理解、神话、自由、痛苦、创造性、献祭、信仰、关系、时间与空间、祈祷、工作、作为(doing)与存在(being)、责任。虽然难免简单化,但注意到以下这一点很重要,即所有这些主题都是从三位一体的实在这一开阔的视角讨论的。这并不暗含一种有限的基督教世界观——那是对潘尼卡努力阐明的终极意义观的误解。相反,更准确地说,他看到基督教观点为其一部分的三位一体的基础。

(自注:这一绪论是在以下基础上写成的:不仅包括潘尼卡用好几种语言撰写的著作和论文以及他在美国多个地方举行的、我所能参加的许多讲座,而且包括对他集中进行的六天录音采访,这次采访地点是在加州圣巴巴拉他的家里。)^①

潘尼卡的观点的基础是综合性的。他用于解决表面冲突的技巧是找到新的概念,这些概念可以将表面上对立或排斥的观念统一起来。因此,他的作品中新词必定很多。最好从他所称的宇宙—神—人共融的(cosmotheandric)实在观开始,宇宙—神—人共融一词不是在相等而是在同一性意义上结合了宇宙、神和人三个维度:“三即一,”他坚持道。然而,正如潘尼卡在谈及另一个采访问题时警告的:“实在的本性不是完全统一的。甚至终极实在也不是完全统一的。”^②

这一点具有非同小可的含义,而且他的洞见没有比在宗教多元论这一总标题下论述更令人印象深刻的了。潘尼卡总结说,实在世界是一个多样的和复杂的世界。用他的话说:“多元

① 潘尼卡现在退休了,一半时间在印度,一半时间在西班牙。

② 在我们的对话中说的。

论渗透到了终极实在的核心。”^①这原理运用在宗教上则可表述为：“每个宗教都有独特特征，并提供了彼此不可通约的洞见。对一种基本经验的每一种陈述都应依其固有的范围和实际情况加以评价，因为真理的本性就是多元论的。”^②如果真理是多元论的，我们理所当然要问，我们如何与坚持另一个不同真理的人沟通？我们必须对话，潘尼卡告诉我们，但不是以通常的、辩证的方式对话。辩证的对话，它的存在是为了皈依另一个人或者了解他人，^③必须由潘尼卡所称的对话的对话（dialogical dialogue）来超越，对话的对话是“让我自己朝另一个人开放，以便他可以谈论和揭示我的神话，这神话我本人并不知道，因为它对我是透明的、自明的”。^④所以，其他人在向我揭示我的神话时以一种十分悖谬的方式帮助了我。潘尼卡提醒我们：“神话是这样一种东西，你相信它，却无需相信你相信它。”^⑤帮助我们去神话化（demythify）的人，实际上迫使我们建立新的神话。人们没有神话不能生活，而不改变神话也不能生活，^⑥我们在对话的对话中能够体验到这一事实。

4 潘尼卡提出，我们在我们命运的宇宙—神—人共融方面取

① Raimundo Panikkar, “Religious Pluralism: The Metaphysical Challenge”, 载 *Religious Pluralism*, ed. Leroy S. Rouner (Notre Dame, I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4), p. 110.

② Raimundo Panikkar, “Religious Pluralism: The Metaphysical Challenge”, 载 *Religious Pluralism*, ed. Leroy S. Rouner (Notre Dame, I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4), p. 98.

③ *Myth*, p. 242.

④ 同上。

⑤ Raimundo Panikkar, “The Mirage of the Future”, *Teilhard Review* 8 (1973), p. 42.

⑥ 同上。

得一种全球性意识是至关重要的。^①并且“只有对话才使得多元论、共存、民主,甚至正义与和平成为可能”。^②但是,如何对话呢?我们读到:“制定诸文化相遇的规则是我们时代的迫切需要。”^③要制定出这种规则,关键或许在于潘尼卡所坚持的凡事都必然相互关联,不管是宇宙、神还是人。他写道:“把人(Man)说成个体,依我看是完全不充分的,最终是错误的。”^④他屡次谈到个体(the individual)与个人(the person)之间的区分。^⑤“属人的个体之完善,不是人性的完满;它不是本性而是人格;它不是人类的本质,而是个人不可通约的和独一无二的生存。”^⑥又如:“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相互关联的,而且……存在物本身都无非是种种关系。”^⑦在他极其精彩的训导中,潘尼卡好几次告诉我们,并不像英王詹姆斯钦定的《圣经》译本中的《路加福音》所说的那样,天国在你们之内(within),也不像新英文《圣经》译本中所说的那样,天国在你们之中(among),他发现这样的认识更正确,即天国在你们之间(between),它就是希腊文介词 *entos* 所指的意思,该词显然同时强调人和上帝的关系性质。^⑧

然而,潘尼卡对上帝并没有作出更明确的言说。他对神的三位一体性提出了一些看法,但他是在广泛意义上说的,而不是

① *Myth*, p. 105.

② 同上, p. 232.

③ *Myth*, pp. 363 - 365.

④ “Mirage”, p. 45.

⑤ 其区分或许潘尼卡在《神圣的简朴性》(Blessed Simplicity)中作了最好的阐述,参看 *Simplicity*, pp. 69 - 71.

⑥ *Simplicity*, pp. 12 - 13.

⑦ Raimundo Panikkar, *Worship and Secular Man* (Maryknoll, N. Y.: Orbis, 1973), p. 1.

⑧ *Myth*, p. 334 以及我们的对话。

具体谈论可能会被标为正统基督教之上帝的三位一体性。^①他处理这一主题的方法,与其说和大多数神学家的方法相似,倒不如说接近佛陀的方法。在《涅槃和绝对者的性质》^②一文中,潘尼卡解释了佛陀不提及上帝实际上包含了一种深刻的有神论。佛陀认识到上帝是超出一切可能指称的。“他告诉我们,对上帝之名的任何言说,对上帝的任何谈论,甚至所有有关上帝的思想,全都只是对神的亵渎。”^③但潘尼卡评论说,佛陀对上帝问题的沉默并不是想回答什么问题。由于不作回应,佛陀“使问题成问题”。^④潘尼卡在这里无疑很钦佩佛陀:“若有一个超越者,它会自己关照自己;概言之,这就是佛陀的信息。”^⑤对潘尼卡而言,上帝不是一个实体,没有名字,“但他是一个问题,他是一个单数代词,甚至是一个疑问代词:谁?”^⑥隔一个页码,我们读到可以被视为潘尼卡对上帝的最圆满直觉的一段话:他写道,“上帝既内在又超越,既有又非有,又非非非有。再也没有可说的了。上帝就是我们无法谈论的东西。”

6 然而,潘尼卡要谈论一切创造物的三位一体结构,这种结构的垄断权既不属于基督教也不属于神性。他写到实在的一点一滴都具备三位一体的特征。^⑦所以就有了有关诸神、人和宇宙的

① 尤其参看 Raimundo Panikkar, *The Trinity and World Religions* (Madras, India: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70).

② 载 *The God Experience*, ed. Joseph P. Whelan, S.J. (New York: Newman Press), 1971.

③ 同上, p. 83.

④ 同上, p. 87. 也可参看 *Myth*, p. 6, 在那里潘尼卡说“你相信上帝吗”这一问题没有意义。

⑤ 同上, p. 89. P

⑥ 同上, p. 91.

⑦ *Simplicity*, p. 128.

宇宙—神—人共融原则。他指出：“我不知道在哪一种文化中找不到这种或那种形式：天—地—人，过去—现在—未来，诸神—人—世界，代词我—你—它，甚至思想的三元，即正反合。”^①

在此提一下潘尼卡的《三位一体与世界诸宗教》也许会有所启发，在该书中作者推断了三种灵性形式：行动、爱和知识。这些形式也可以被确定为圣像崇拜（“偶像崇拜在每一个真正的宗教中都有一席之地”）^②、人格主义（“人格”是我们与上帝的种种重要关系——不过这是一种精致的圣像崇拜）^③和不二论（这种不二论经验认为，上帝既不是一也不是多，一元论和二元论都同样错误）。^④ 对一和多这一最古老的哲学难题，这一印度式的解决方式或许在潘尼卡的重要著作《神话、信仰与解释学》的一个脚注中得到了最好的表述，在那个脚注中，他说：“就通向并解释了非二元的‘终极经验’，也即自我（阿特曼）和上帝（梵）本质上的不可分离性而言，不二吠檀多自视是所有宗教和哲学的顶峰。”^⑤

这对潘尼卡发展关于多元论以及个人、民族、文化、宗教的关系性方面的思想具有重要意义。他在一次演讲中对他的演讲标题（与“巴别塔”有关）作说明时，向我们指出“人（如何）意识到既需要差异性又需要统一性”。^⑥ 在这次演讲中，他说一和多的问题可能是人类头脑中的核心问题。有的人以一元论、有的人

① *Myth*, p. 137.

② *Trinity*, p. 17.

③ 同上, pp. 21 - 22.

④ 同上, p. 24 以下.

⑤ *Myth*, p. 288.

⑥ Raimundo Panikkar, “The Myth of Pluralism: The Tower of Babel—A Meditation on Non - violence”, *Cross Currents* 29 (summer 1979), p. 205, 参看本书第 4 章。